春秋私考

春秋私考卷之八

起辛丑莊公十四年
盡辛亥莊公二十四年

會稽季本考義

十有四年辛丑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宋大國也而爵以上公常在齊上今齊桓創率諸侯宋人不欲相下雖以宋桓之賢亦不免狃於舊習不虞齊霸之有成也左氏所謂宋人背北杏之會者意蓋如此齊桓以爲宋萬弒君其國宜先懲創而於茲

義舉視若虛文諸侯之中責當尤重於是伐之則其名甚正足以示威矣然征者正也上伐下也敵國不相正也齊欲舉義舍此何先邪夫諸侯所以不得專征者以禮樂征伐當自天子出耳古之明王豈故以此自私而不與人共哉良以下無法守則衆亂日滋況兵得專行人將殺人無忌矣故嚴爲防制以禁戢奸萌此聖人慮患深遠之意也惟攘門庭之寇與討弑逆之邦乃可先發亦豈敢不遂後聞哉否則會且不得擅爲而況於專征乎然當是時上無明王下無方伯矣小國困於強暴不得其所矣有志經世者

將坐視而不圖歟曰請于天子而天子聽之則舉方伯之職可也茍為藉外權受私賄者所沮而奏請不行則亦息民固圉通使睦鄰不敢謀動干戈也必聞被患簡書而後出兵往援蓋諸侯於鄰國有相救恤之義不得已而用之不為專矣此湯文所為以德行仁交鄰有道而卒成王業歟使其行一不義必不肯為故甘受夏臺羑里之囚而終不蹈挾威震主之罪齊桓則不可以語此矣北杏之會雖為世道憂然以諸侯而欲主天下之政專征伐焉本無王之心也心本無王而欲以尊王令人人誰信之因人不信而遂

加以兵蓋霸者以力服人之討也不可為以德綏諸侯矣故齊之伐宋其摟諸侯以伐諸侯之始事歟仁義不足而震之以威下以號令諸侯上以脅制天子其功雖高聖人所不道也故邵子曰春秋功過不相掩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學春秋者宜於此求焉

夏單伯會伐宋

單伯魯之命大夫説見元年單伯逆王姬下○是時曹魯始從齊矣陳曹魯皆與宋連界之國齊桓伐宋不欲遠勞人力所以發其兵也陳曹從齊既先臨宋而魯兵踰時不會者則以諸臣懷疑於齊猶未深服

故耳及日久不至懼責有歸而後單伯以兵往會矣
單伯在會群臣之中獨深向齊而宋亦尋復有鄄之
會焉齊雖未免用兵假力而亦但脩文告薄伐踰時
待其自服亦可見齊兵之不迫矣豈遂不足以感人
哉宜乎宋桓自此從齊獨固而霸業之所賴居多也
三國之兵未旋而單伯猶及於伐此經所以不再舉
三國異於翬復會四國伐鄭之例歟

秋七月荆入蔡

荆之以蔡侯歸爲欲服蔡也比古之會蔡人從齊豈
不欲謀救其君哉而齊桓霸業初基勢尚未盛楚恃

其強遂復入蔡蓋其憑陵中國蓄謀已久雖無息嬀之故亦安肯置蔡而不圖哉左氏好紀異聞喜談女德故以蔡禍盡諉息嬀殊不知蔡者楚所由病中國之要道也苟非得蔡不能長驅中原此天下之大形勢齊桓豈有不知顧威望尚輕無以濟目前之急耳蔡不能支安得不南向從楚哉呂本中氏曰蔡自敗莘以來五年再被荆師哀侯蒙塵不返而蔡之臣子甘爲楚向齊桓倡霸僅一從北杏之會自是折而從楚會伐會盟皆不與矣趙鵬飛氏曰先治内而後治外霸之序也齊桓圖霸三年諸侯未協而荆又入蔡

齊桓蓋患之而未有以制也其後二十四年諸侯協
從中國無釁而後伐之亦足見楚之強不可猝服而
齊桓之持重有謀不爲不審之計以敗中國也或者
於此責桓公不能服楚蓋書生之論非燭理者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杜元凱曰鄄衛地東郡鄄城按鄄城今濮州也其西
南五十里爲洮詳見僖八年盟洮下○吳澂氏曰春
齊陳曹三國伐宋其夏會單伯會伐時宋已成單伯
復會齊宋之君而衛鄭之君亦來會也齊霸畧定矣
君陳蔡曹邾已歸齊者不復與會蓋齊之霸政務簡

便不欲煩諸侯也石介氏曰衛朔入國不通諸侯者
九年鄭突自遇垂不通諸侯者十一年今亦不敢不
至矣宋服故也按是歲鄭子儀死突始復國適齊霸
興而來預會說見遇垂下曹鄭不預說見十六年盟
幽及僖四年侵蔡下○先儒以此爲衣裳之會一也
其說本於論語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之一言故
以九定會數又計桓公之會不止於九則又以衣裳
之會九兵車之會四足之穀梁以來皆爲是說此由
不知九當作糾之過也朱子辯之詳矣夫桓公之合
諸侯以誠相與出皆不以兵車從焉非若往時之懐

疑設備動衆傷財也自是諸侯之賦於民者薄而澤之所被者廣矣此皆管仲相齊之功故曰管仲之力也然則桓公衣裳之會豈止九哉

十有五年壬寅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是會魯公不預焉以群臣猶未協也趙鵬飛氏曰踰年再會懼諸侯之離也張洽氏曰傳謂始霸指諸侯始定而言然魯未信服是後宋人猶或主兵衛鄭未免復叛蓋齊霸驟驟諸侯之心猶未一也許翰氏曰十三年十四年會至是又會三合諸侯而不盟以示

重愼

夏夫人姜氏如齊

春會于鄄莊公爲群臣不協不得預焉故文姜如齊以解之○文姜自齊桓立不敢如齊者八年此行必以醜行爲齊所責故自此不復如齊而遂再如莒矣此可見齊桓制行之正知絶文姜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郳詳見五年郳黎來來朝下○郳附庸之國也是時宋公從齊方固而魯猶懷疑故齊桓助宋爭郳以脅魯焉尊宋主兵示謙德也故霸者之先諸侯專征也

非霸者而先諸侯主兵也齊序宋下猶未成乎霸也
齊霸資宋而成故尊宋以結其心耳於宋示驩虞之
恩於魯用脅制之術至僖公時魯既親睦則進郳爲
小邾子而仍使服魯可以見霸者之用心矣

鄭人侵宋

黃震氏曰鄭以宋舊怨間之故侵宋是背齊盟也故
明年宋齊衛伐鄭鄭突處櫟者二十年一旦得鄭遽
興脩怨之師猶未知世有霸主也今按宋桓公以十
三年即位鄭厲公以十四年復國即同會鄄二公未
宜有隙也蓋必鄭詹用事間宋伐郳而脩疆場之怨

歟鄭厲公特以威權不足未能禁戢耳而其實主之者詹也故又明年詹見執焉

冬十月

十有六年 癸卯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孫明復曰鄭背鄄之兩會侵宋故齊桓率諸侯伐之齊序宋下與伐郳同許翰氏曰中國諸侯宋為大既為之服郳又為之報鄭宋蓋自是與齊為一宋親而中國諸侯定矣

秋荆伐鄭

是時鄭尚未與楚通左傳以爲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不亦妄乎葢蔡已服楚中國無蔡規則楚患可以及鄭故乗宋齊衛伐鄭之隙而繼伐之以圖得鄭則可以窺中國而鄭自此又爲南北之要樞矣趙汸氏曰楚與中國爭鄭於是始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魯會不名微者也齊桓初立莊公以納糾之故相與爲讎至盟于柯而怨始釋然猶未心服雖單伯欲往

伐宋會鄄而群臣不協尋復懷疑故幽之盟但遣微
者行而公不親會也趙汸氏曰言會魯會之不書其
人微者也○滑姬姓伯爵國周之同姓意必周初所
封杜元凱曰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今河南偃師縣
南二十里有古滑國近在洛陽王城之東鞏邑之西
去鄭氾水不遠蓋即元凱所指也然則滑在王畿之
内矣王畿之内何以亦有諸侯封國邪蓋周未東遷
之前鎬京實據邦畿之地武王雖嘗定鼎雒邑而周
公又處殷頑民於其城東然其外尚餘隙地故雒戎
茅戎姜戎蠻戎陸渾之戎皆得遷居于此況於中國

友邦必多分土如虢在陜南虢畧者及周之東雖不
免於徙封更置其境上諸侯豈無一二尚存者乎且
天子地方千里但計其田賦足以出車萬乘斯已矣
固不必四面皆方整如棋局也此滑之所以得在東
都疆内也歟此與三年公次于滑之滑不同矣餘見
僖二十年鄭人入滑下○許先滑義與僖四年侵蔡
時先曹同○滕本屬魯以魯疑於從齊故爲宋桓公
所致而自此亦遂屬於宋矣○自此滑滕諸小國不
復預齊之會盟者蓋桓公事從簡便使之附於大國
而後之霸者率以爲常惟以事誅責小國及不欲附

人者始親至焉孔穎達氏曰春秋之世小國不能自通多附於大國邾滕猶尚附人齊履謙氏曰春秋之有會盟本所以控大國扶小國也故其徵令不濫而諸侯有序葵丘之盟盟之大者也而與盟者止於八國杞滕薛不在焉踐土之盟亦盟之大者也而與盟者亦止於八國杞滕薛亦不在焉此桓文之盛而小國所以賴也霸政下衰盟會數而賦役煩雖大國容有不至而小弱如杞滕薛之倫莫不奔走而聽命雖空乏其國家困踣於道路而有不遑恤者且宋災細故也為會而更所喪者十有二國也城杞末務也相

率而受其功者亦十有二國也甚而至於晉定召陵之役在會者十有八國而劉子且不數焉其得失可知也餘見僖四年侵蔡下○同盟者一乎霸之盟也周室衰微中國無主強暴相陵夷狄交横而楚患及鄭有所急也桓公奮興有志安攘信義著於諸侯而同患之國共推爲主故滑滕小國皆至而天下人心始一於霸於是乃有同盟焉陳傅良氏曰舉天下而聽於一邦即此意也○同盟推霸實始於此及晉霸既衰威信不立諸侯又復無統而猶援故事以講同盟人心屢散則其盟屢同雖德愈下衰而以同心推

霸爲名則一也視他盟各因一事而以主要人者不同矣○幽宋地見此盟雖諸侯同欲而宋桓公實鼓舞之非明於大義能如是乎故齊桓之霸賴宋爲多矣

邾子克卒

是年邾子克卒距隱元年五十二年矣則克當盟蔑時必年幼也其爲儀父以卿攝行可知而克非儀父矣○克卒子瑣嗣俱史失其謚

十有七年甲辰

春齊人執鄭詹

齊稱人微者耳非貶辭也例見僖四年齊人執轅濤塗下詹書名鄭大夫未爲卿者也○左氏稱鄭不朝齊似出臆度惟侵宋之事起於鄭詹鄭伯盟幽必言其故故齊人既與宋衛伐鄭矣而又執詹以罪在詹也詹固有罪而齊則不免於以力服人耳張洽氏曰諸侯不服不能脩德以來之而執其大夫則小國之從齊皆出於力不贍而非有心悅誠服之意爲可見矣○觀下書自齊逃來則詹在齊矣桓公使人召詹至國而執之以見桓執非自鄭故不言以歸誘道也

夏齊人殲于遂

穀梁傳曰殲者盡也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張洽氏曰絕滅社稷以及其君慮其民之思舊主而以兵力強制之不知彼心不服吾力稍怠必有出於意料之外者不言遂人殲齊戍而書其自殲所以伸遂人復讎之志而著桓公不仁以至於自殲其衆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穀梁傳曰逃義曰逃劉原父曰書逃責詹之辭也詹自以爲有罪邪雖死之可矣自以爲無罪邪尚何逃之有詹恐其見殺因逃而苟免則是不知命也○觀

此則左傳載管仲縻詹爲政之良者妄矣詹見齊之始霸魯猶懷疑故逃來相託書自齊逃來罪魯不當叛齊以爲逋逃主也齊自此治魯而不治鄭以沮撓霸事者在魯耳此可以見魯不服齊之驗矣

冬多麋

麋鹿之大者山澤皆有胡康侯曰麋魯所有也多則爲異以其又害稼也故書此亦禹放龍蛇周公遠犀象之意也害稼則及人矣

十有八年乙巳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詳見隱三年日食下

夏公追戎于濟西

濟西濟水之西詳見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下其地近曹戎在其南而鄰於魯即隱桓時所與盟者莊公好武未嘗和戎故戎至魯境公聞而追之則既云矣言追戎則疆埸知警以告公而追之也杜元凱以為魯人不知去乃追之孫明復亦仍其說恐未必然凡外兵至魯魯豈盡知但以兵久不去故書侵伐去者不追故不書追耳況戎與魯鄰常干疆事雖素有戎備安能盡保其不來哉所幸者戎兵遄退由有畏心

而公即出兵以追之不可謂不急門庭之冦者穀梁子曰追之不使戎邇於我大之也此説得之不言不及見追兵猶及其去也追而舉時日久之辭也久而不還則過矣故高閌氏曰先王之法從綏不及逐奔不遠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敵知畏而遁斯止矣弗追也○戴溪氏曰自是而後魯伐戎戎終不能為魯患豺狼之性畏威則遁豈盟誓可結哉

秋有蟚

左氏傳曰為災也張洽氏曰蟚名短狐含沙以射水中人影中輙病或至死江淮以南水濵有之魯所無

也黃震氏曰此其所以書有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丙午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 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子結蓋惠公之子桓公之弟也然惠公之沒至此四十六年則結已逾強仕矣○鄄衛地註見十四年

會鄄下○鄄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

夫陳人微者而往媵其婦則畢事耳結之至鄄蓋私

行也齊宋二君何爲適來至此豈結所得致哉蓋桓公霸業待會而成會之與齊先雖通好不過以文姜制於中單伯贊於外而莊公以甥故面從耳其餘群臣尚多未協觀其遣徵者以盟幽受鄭詹以黨叛可知矣桓公豈不能脅以兵威哉顧以人望所屬降志招來知結老臣送媵遠與宋公過從桓公可謂能委曲睦鄰矣遂者急於後事之辭說見桓八年祭公遂逆王后下夫齊宋親臨義不應拒雖許之從可也但當歸告於君然後定議而輕於裁決急與爲盟則齊宋所信在結矣乃復不能和輯衆心猶懷疑貳尋致

西鄙之伐結亦豈爲善謀國邪○胡康侯曰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於襄公有讎今易世矣而桓公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王乃欲脩怨怒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

夫人姜氏如莒

莒必魯之外姻故文姜託故而往○張洽氏曰爲國君之母非父母國而出入縱恣此行比於詩之所刺謂魯道有蕩齊子豈弟者抑又甚矣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齊宋與結爲盟而魯群臣猶未心服齊蓋有辭於伐

矣宋本同謀陳以滕故亦與焉嶽麓師少不急
交兵惟欲得其從而已矣雖未免以力假仁亦安得
謂非節制之兵哉書時以伐見魯之久而後服也

二十年戊午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黄震氏曰姜氏至是亦老矣連年如莒何甚也○胡
康侯曰十有五年夫人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而春
秋書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坊
止水之所自來也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
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

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再如如莒此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餘互見二年會禚下

夏齊大災

劉原父曰災則其言大何大非一也宗廟廐庫盡矣何以書弔焉爾弔之者哀其禍而救其乏○今按災以夏書連月有災也言災則爲害矣然會之鄰國災亦多矣惟此年書齊大災襄九年三十年書宋災昭九年書陳災十八年書宋衛陳鄭災而他皆不與焉

者必此諸國者民間之被災已甚嘗時以爲重事矣

特不若齊大災之盡及於宗廟庇庫耳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戎在魯西南而爲魯患及其未熾而圖之霸事之所

宜先也爲魯伐戎示以威而懷以德兾亦服魯之術

歟

二十有一年戊申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鄭厲公突卒子捷嗣是爲文公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黄震氏曰文姜之惡極矣春秋終始以夫人之禮書之實書其事而善惡自見耳○義見僖二年葬小君哀姜下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杜元凱曰八月乃葬緩或曰鄭聽齊人會葬之命而始定期也

二十有二年己酉

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放也眚過誤也穀梁子以眚爲災謂過誤而害及於身耳故舜典曰眚災肆赦今謂之大眚則不幸而陷於大罪者法之所得赦也先儒以爲縱釋有罪惡人幸免則所肆當言大罪不得云大眚矣莊公幼年嗣位制於文姜魯之群臣皆不協焉而單伯實專用事則凡國內臣民以拂意而陷於大罪者亦多矣至是文姜旣沒公論漸明魯方從齊亦霸令之所欲釋也大眚之肆如唐武后崩而赦王蕭二族及褚遂良韓瑗柳奭親屬也故大眚肆而文姜葬矣春秋特書肆大眚於文姜薨葬之閒善莊公之能補過而齊霸

寛仁之令因可見矣戴溪氏曰二百四十二年獨莊
公書肆大眚蓋春秋予之其說是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文姜者桓公夫人不從夫謚而曰文周禮紊矣孔穎
達氏曰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謚詩稱莊姜宣
姜即其義也婦人於法無謚故取其夫謚冠於姓之
上生以夫國冠之韓姞秦姬是也死以夫謚冠之莊
姜定姒是也直見此人是其公之妻故從夫謚此謚
非婦人之行也夫謚已定妻即從而稱之先夫而死
則夫未有謚或隨宜稱字故云無謚言婦人法無謚

也末世滋蔓則為之作諡景王未崩妻稱穆后如此之類皆非禮也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公子御寇陳國卿也不繫之大夫者闕文耳左氏以御寇為太子則公子乃世子之誤也凡殺世子皆直稱君晉侯殺申生宋公殺痤是也他人殺之未有言其者陳公子招殺陳世子偃師是也今陳人殺而曰其則為大夫之闕文明矣若以御寇為有罪先絕於仕籍而去其大夫則與晉人殺欒盈鄭人殺良霄同亦不必言其矣而況御寇未見其有可絕之罪乎蓋

是時陳從齊霸每與會盟而御寇以貴卿當國必勸其君以急於趍事者也但人習怠心憚於供億徵求欲速未免過嚴此御寇之所以取怨而豪强之所以欲殺者也不然陳侯方睦於齊國無他釁何以有是事邪此國人亂殺大夫之始事也方有齊桓可仗威令可行而姑息苟容不謀討治則人將效尤而下陵上替之漸長矣然齊當是時始起霸圖人心未一威令尚未盡行也及二十七年盟幽之後齊霸既定人知所懲終桓文之世以國人殺大夫者無聞矣○稱人以殺與稱國以殺者不同稱國以殺者以國法殺

之若國事然李廉氏所謂有司法守之辭也君果以國法殺人則至公也然而見殺者不去其大夫則仕籍未絕未絕則罪狀不明不當殺者也蓋以私意殺之特文之以國法耳或罪其君或罪其當國大臣則存乎所主矣諸侯不得專殺大夫而以私意文法殺之非正刑矣此豈足以服大夫之心哉如晉欒盈鄭良霄之殺皆不稱大夫則因其有罪爲衆所排而絕之於仕籍矣然而稱人以殺則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不由乎君非國討也衆人擅殺者或強族所忌或惡黨所讎主乎殺者非一人則主者之名不可專指矣

稱人以殺而不去大夫者未以罪絕猶爲大夫也而
國人得殺之則有關乎國政爲治者安可忽而不圖
哉蓋殺稱大夫者殺在位之辭直謂諸侯不得專殺
大夫也但以例推之則孔父仇牧荀息義不繫於諸
侯之專殺而亦稱大夫明罪不在於大夫是亦無專
殺之義也至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陳孔奐皆在
位者而不繫之大夫則以其爲他國之人所殺故以
兩下相殺之辭書之耳然陳干徵師亦爲楚殺而特
稱行人與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同蓋皆以行人之
故執之也若齊執單伯不稱行人則以單伯之私罪

執之不以爲行人故春秋據實而書與叔孫舍異辭也而有罪無罪因以别矣或曰晉欒盈鄭良霄皆世卿也而欒盈之奔又未嘗仕齊良霄之奔又未嘗仕許則其入也以大夫入矣況欒盈既言復而良霄又未絶本在位者以其有罪故不繫之大夫此説似矣然春秋中殺大夫浮於欒盈良霄之罪者亦多矣而況二臣之殺主不由君何爲獨去其大夫乎是蓋因其既入爲衆所排以其罪絶之於仕籍者也故直言晉人殺欒盈鄭人殺良霄皆據實而書耳觀此則凡殺稱大夫者豈非在位而未絶者乎在位未絶安可

不請于天子而遠以私意殺乎孫明復曰大夫有罪則請于天子諸侯不得專殺也春秋之世國無大小皆專殺之其無王也甚矣

夏五月

五當作四不然則下必有脫事矣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莊公當齊襄時稚弱事多制於文姜必使待婚齊女魯之群臣則皆不悅也且齊女尚幼故久未成言公以納糾之故亦與桓公有讎讎已相通猶存形迹至是文姜既沒魯遂無意請婚桓公欲求魯好以禮下

之故使高傒至防議成婚事高傒齊卿之賢者也而屈己求盟桓公可謂委曲睦鄰矣然魯使微者往焉為羣臣之不欲也夫魯可以釋桓公之讎而不可以娶襄公之女羣臣之不欲未為失也莊公以從母之令為孝不能斷之於早此其所以終不可絶歟

冬公如齊納幣

納幣者大夫之事也大夫不欲行則公不得不親往矣咎將誰歸哉○莊公十四歳即位至是已三十五矣納幣又二年而始娶者以齊女待年猶未及耳程正叔以為齊疑昏議而難之則不知高傒之來乃齊

求魯蓋懼魯之辭昏也公既納幣而齊豈復有所疑難乎

二十有三年庚戌

春公至自齊

居喪納幣猶可諉曰畏齊也歸而飲至獨不可已乎

祭叔來聘

祭畿內地說見隱元年祭伯來下叔字天子之大夫也趙汸氏曰祭叔者祭公之弟〇聘以上問下之名必有使之者蓋柄臣之所為非王命也故不稱使而王臣私交之罪見矣

夏公如齊觀社

如齊觀社齊致公也欲以蒐兵威魯而堅其從耳智謀如此何以致魯心服哉程正叔曰婚議尚疑故以觀社為名再往請議非也既親納幣而歸何疑之有○吳澂氏曰社者諸侯祭其土示之常事未聞鄰國之君往觀之者如齊而曰觀社此何禮哉按襄二十四年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蓋齊俗每因祭社則蒐軍以夸示威衆而聚人觀之○劉原父曰觀社與觀魚一也觀社稱如觀魚不稱如內外之辨也諸侯於其境外可以言如於其境內不可以言如

公至自齊

荊人來聘

是時楚文王卒而子頵代兄堵敖立是爲成王或以爲頵弑堵敖而代立未必然也○荊稱人微者也不使卿大夫來非無卿大夫也荊人久不通於中國中國皆擯之爲夷則卿大夫未敢驟至耳○是時齊桓始霸楚既聞之故假以親魯爲名且使微者行聘實以覘齊桓之霸事也聘者天子問諸侯之禮荊聞中國惟齊之先君嘗以此加魯故亦倣而行之其人亦習於禮文與平時夷俗不同示欲與齊抗耳故據實

稱人非進之也趙鵬飛氏曰說者以爲進之聖人豈樂其僭聘問之禮哉憂之益甚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

穀齊地說見七年會穀下○魯大國也恒與齊抗莊公雖嘗納幣結婚而羣臣志猶未協桓公欲堅其從懼魯人之有間也故約公至穀以遇禮行使君邂逅相見然者則幾不先泄而謀可必成桓公蓋寓致魯之術於其間矣○蕭子姓國宋之附庸城臨古汴在今直隸徐州蕭縣叔字也附庸三十里以上者稱字蕭本附宋未有隙焉桓公方與宋睦必不使其屬國

改事他人而莊公至穀又本容謀蕭叔何以預知而遠朝其地哉盖宋欲爲齊餌魯故使蕭叔因齊朝之則莊公喜於得蕭功歸霸主而從齊必固矣然蕭實未嘗眞服魯也卒歸於宋而已否則蕭之附宋已久一旦去而向人豈能免於他日之討哉觀宋之與蕭始終無間而知桓公致魯之術矣○按胡康侯曰爲禮必當其所嘉禮不野合而朝公於外是委之於野矣其說盖本穀梁云朝于廟正也于外非正也此不惟不得朝公之本意而亦不知朝外之可行故趙伯循曰若於國中而不於廟乃爲非禮若於境外如何

求廟乎且諸侯朝於四岳之下亦豈得求廟乎

秋丹桓宮楹

杜元凱曰楹柱也穀梁傳曰天子諸侯黝堊丹楹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曹莊公射姑卒庶子赤遂其嫡子羈而立是爲僖公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孫明復曰扈齊地蓋明復齊人必有所據矣杜元凱以爲鄭地此但可言於文宣時會盟之扈耳去魯甚遠莊公安得至彼與齊盟哉○穀之遇齊既以蕭餌

魯矣而莊公奪於群議必有疑焉故齊復要之盟扈以堅莊公從已之心也程正叔以遇穀盟扈皆爲要結姻好則納幣之後姻好已成女非待年有何別議正爲不知魯人不協之情雖莊公亦不能爲主故耳故桓公之求魯凡爲圖霸也趙汸氏曰盟于防遇于穀矣其復盟于扈何也用見齊侯之汲汲於魯也盟于防遇于穀盟于扈齊侯於魯勤矣齊不得魯則諸侯不親自長勺乘丘以來齊侯知公不可以力服也故委曲調虞十有餘年而卒致公於盟會桓公庶幾有霸者之度矣

二十有四年辛亥

春王三月刻桓宫桷

杜元凱曰刻鏤也桷椽也穀梁傳曰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刻桷非正也○丹楹刻桷皆崇宗廟也婚禮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此祭禰成婦之義也故因夫人將至而特飾桓宫欲夸大之夸齊女所以夸齊示不相下也狥俗見而存童心是不知桓公非前日之齊也徒為齊人笑耳然桓公惓惓親魯降志相從而魯人卒不肯為之下得非桓亦每以智術待魯而無誠心乎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於此驗矣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公之親迎爲諸大夫不肯適齊也張洽氏曰諸侯無越境逆女之禮○親迎例見隱二年紀履緰逆女下

秋公至自齊

公不與夫人同至者蓋齊女之娶魯人所不欲故公先至以調停之耳公親迎而夫人不與同至亦非禮也○至書秋而加之八月之上者至在前月而飲至在後月之辭也飲至以公則夫人之至不飲可知矣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姜氏莊公夫人哀姜齊襄公女也公至而後夫人自入不以夫人禮至矣入者難辭見群臣不欲受也自後不得已而尊之爲夫人禮亦畧矣其陰結慶父以成弑閔之亂有以哉○胡康侯曰莊公不勝其毋越禮踰時伏讎人之女薦舍於宗廟以成好合卒使宗嗣不立弑逆相仍幾至亡國故春秋詳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罪爲後戒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杜元凱曰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劉原父曰覿見也公事曰見私事曰覿卿執羔

大夫執鴈士執雉婦人榛栗腶脩用幣非禮也○按
胡康侯曰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見蓋本
何休氏以是年八月丁丑夫人入而戊寅大夫宗婦
即覿因此以著禮耳然婦人三月廟見而後成婦未
嘗見廟必無見群臣之禮則明日見大夫之說古所
無也故張洽氏曰夫人至大夫見於宗廟婦見於内
禮也今未至宗廟而大夫與婦同見於内則爲私禮
矣故以覿言見夫人而以私輕夫人也夫玉帛諸侯
附庸之贄非卿大夫之所得用況婦人乎男女同贄
是無别也春秋中絶無此事莊公時何獨行之蓋厚

其禮幣以示侈其實不肯下齊也此與丹楹刻桷意同而群臣不欲從齊之本心於此見矣並觀同贄倉卒禮成苟且取具而已豈所以告虔於夫人哉莊公亦不得爲以禮馭群臣矣

大水

冬戎侵曹　曹羈出奔陳　赤歸于曹

戎註見隱二年會戎于潛下○羈者曹莊公之嫡子也赤其庶子而戎之外孫也戎在曹南界故曹莊公卒而赤奔戎曹之大臣因羈柔懦昏庸不能自立遂遲疑覲望嗣父不定故莊公之卒已及一年矣而羈

猶不得稱爵是曹大夫居攝挾以令人而不立乎爲
君也故春秋以不成君之辭稱之是時赤方在戎故
戎挾之以侵掠曹境非爲納赤也故不書納而曹人
不勝戎患故遂逐羈而開門迎赤耳羈曹臣也而赤
亦自此倚援於戎矣此與桓十二年宋執祭仲事大
畧相同○齊方圖魯無暇及曹故曹君未定而戎得
亂之魯服而衛又叛矣

郭公

郭春秋時別無郭國疑即東虢也武王封文王弟虢
仲於虢謂之東虢即今滎陽縣也滎陽之西今爲汜

水縣虎牢地皆虢封內而京制二邑處乎其間春秋初虢君恃勢失德而二邑為鄭所有左氏所謂制巖邑虢叔死焉者也虢叔雖死而其國猶存至是始亡也虢亡而其地盡入於鄭矣公穀多以虢作郭或者以其聲相似而傳寫誤耳然虢叔蓋言死制之君字叔或謂仲弟虢叔所封則誤矣又按國語亦云虢叔恃勢韋昭註以恃勢者為虢仲之後蓋別一虢叔非謂仲弟也故賈逵曰虢仲封東虢虢叔封西虢似為有理何則虢仲兄也先封東虢得虢之名虢叔弟也後封下陽但以系出東虢因亦以為西虢耳○郭公

之公當作亡例見僖十九年梁亡下○胡康侯曰於傳有之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考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然也夫善善而不能用則無貴於知其善惡惡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其惡未之或知者猶有所覬也夫旣或知之矣不能行其所知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

春秋私考卷之八終

春秋私考卷之九

起壬子莊公二十五年

盡己未莊公三十二年

會稽季本考義

二十有五年狂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女與汝同周畿内地今南陽府汝州是也盖周大夫之采邑而因以爲氏叔字女叔者天子命仕於陳以爲卿者也夫畿内大夫以天子命而得仕於諸侯者恒爲國卿以天子之大夫當諸侯之卿也先王盛時

諸侯之國各舉所知以其卿請命於天子而天子不得私焉自王綱不振諸侯之卿不請命而天子始自命之其必衰周之制歟然亦間一有之而非盡用天子之臣也雖世入春秋事猶有節特所用多出於私門耳故自祭仲相鄭之後惟女叔原仲同時相陳單氏二伯接踵相會而他國無聞焉則以二國猶尊王命他皆壅格不行人不樂居其國故也宣成而下權臣專政各世其卿而命大夫不復見於天下矣然則命大夫雖非公選亦庶見王澤之未竭歟○女叔之聘以莊公昏齊而親魯也陳自以先代之後爲大國

而女叔又天子之命大夫因見荆之聘魯過陳知其
舉用齊僖故事故亦偃然以諸侯之命遣使來聘不
自知其失禮矣然春秋初年惟齊楚聘魯他國絶無
行者而陳獨行之必有以也豈以殺公子御寇之故
懼齊見討而先懷貳心將因魯以示强歟觀其用齊
楚並行之禮似有挾楚抗齊之意耳不然陳何爲自
大如此哉桓公示以坦懷而陳奸終不之發其實固
之於術中也否則不幾於爲楚敺陳乎他日楚服而
轅濤塗執其端蓋在此矣○聘例見文四年甯俞來
聘下稱使例見成八年公孫壽納幣下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衛惠公朔既與齊侯盟幽尋背不服爲齊所惡故會亦不會其葬也朔卒子赤嗣是爲懿公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杜元凱曰鼓伐鼓也用牲以祭社孫明復曰凡救日食皆鼓不書者常事也鼓于社而用牲者三變常也變常故書又曰凡救日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胡康侯曰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今按日食而伐鼓所以助陽氣也左氏稱天子伐鼓于社諸侯用幣於社皆附會之說耳凡救日在

朝故伐鼓亦必于朝伐于社以責神此何禮乎幣固遇災而禱者之所宜用但救日無暇禱神而事在責躬亦無待於禱也夏書於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但曰瞽奏鼓嗇夫走庶人馳而已未聞在社且用幣也況倉卒用牲乎莊公時必惑於術士之言故創爲祭社以救日之禮而其後因有援此以爲故事者矣

伯姬歸于杞

伯姬莊公之女或以爲桓公女非也莊公十四歲即位三十七歲始娶哀姜則當其旣冠知好色之時割臂盟公如孟任輩者必先有所出然則伯姬至此年

亦可嫁若以為桓公女則以年計之伯姬將及三十
歲矣安得有此失時之女邪其不書逆先儒以為逆
者非卿名姓不登於史策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亦非
也宋共公之娶伯姬特厚其禮故納幣猶使卿來豈
有小國逆女反使微者之禮蓋以卿往逆而其君親
受之境上為常則但舉重書歸而已例見隱二年紀
履繻逆女下然歸有不書如杞叔姬齊子叔姬郯伯
姬者則或以母賤愛輕而薄於禮耳其書歸者皆鍾
愛其女而贈送之禮厚焉者也觀齊僖公親送文姜
至讙可以知厚矣餘見成九年杞伯逆叔姬喪下○

杞始見經此蓋東摟公之後惠公也惠公一作德公
史記序東樓公至德公七世恐年代稍遠中間失紀
者多矣杞本伯爵姒姓國夏禹之後武王克商求禹
後得東樓公而封於杞今開封府雍丘縣是也或以
爲侯爵則因桓三年杞侯來朝本紀侯之誤也又有
以爲本公爵者得非以其爲王者之後歟夫王者之
後所以稱公者爲宋發也本以易姓受命繼商而王
而微子之德又可繼世以有天下故特崇其爵耳觀
堯之後止爲唐侯舜之後止爲陳侯豈必王者之後
皆稱公哉故史記及杜註於杞皆不著其爵亦爲其

所傳不的耳今以春秋考之杞始終稱伯中間惟僖二十三年杞子卒襄二十九年杞子來盟僅兩書子則以其君不能自強欲降從卑而大國不聽故終從本爵也至於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說者遂謂遷杞於此則益誤矣辯具見各條下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杜元凱曰門國門也高閌氏曰古人遇水旱雖有雩禜祈禳之禮然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宣王必以側身脩行爲之本況于社于門非所以致水災者也自古豈有伐鼓救水災之禮乎○按左氏曰凡天災有幣

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夫謂非日月之眚不鼓其說是也天災有幣無牲或未盡然蓋天災正謂水旱若其小者禱而不祭則但用幣可也至於大水且旱安得不告祭乎故大水而用牲於所當祭者禮亦有之但于社于門則非所當用之地耳伐鼓失又甚矣

冬公子友如陳

友莊公之母弟也是爲成季以其桓公之子故後世列爲三桓不稱弟而稱公子已爲卿也凡公及內卿往他國皆不言朝聘而曰如存周禮也詳見隱十一年滕薛朝下○杜元凱曰報女叔之聘

二十有六年

春公伐戎

許翰氏曰隱桓世有戎盟至於莊公戎始變渝是以有濟西之役於此伐戎義已勝矣齊魯伐戎而中國崇也餘見本年夏曹殺大夫下齊伐戎見二十年冬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曹大夫不名殺者非一人也義見文七年宋人殺大夫下曹赤因戎得立國事遂制於戎諸大夫之所不服也必有陰以其事愬魯者魯以濟西之怨本欲報

戎故因戎侵曹而遂致伐焉曹所以敢於盡殺諸大夫者爲戎故也而亦與戎爲黨殘忍不君之罪見矣趙鵬飛氏曰公繞至自伐戎而曹遂殺其大夫是魯爲曹伐戎戎有辭於曹曹殺其大夫以悅戎也黃震氏曰魯伐戎曹大夫之不與亦者預聞其謀故亦殺之耳此說是也孫明復曰曹殺其大夫不書名氏者脫之亦一說也殺大夫例見二十二年陳殺公子御寇下○曹亦以庶奪嫡又專殺大夫惡之大者也是時齊桓主覇氣象一新而於曹不見有討焉何邪蓋東遷以來諸侯放恣若此類者亦多矣況人心猶疑

尚多未服則姑赦過宥罪咸與維新而已矣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此桓公所以能成霸業也○曹以近魯之國凡曹君卒葬未有不書者赤卒在莊三十二年而子班嗣是爲昭公賢君也於魯必無不訃之理而經獨不書其卒豈以赤爲戎黨諸侯共惡而魯因以戎怨絶之遂不弔其喪歟此可以見外諸侯卒魯不弔喪則雖訃不書卒之一驗矣餘見

僖七年曹伯班卒下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徐伯益之後嬴姓子爵國故城在今泗州北五十里

即晉下邳國僮縣地也詳見僖十五年楚人敗徐婁林下○伐徐魯治戎黨也然宋亦序齊上者宋比魯尤近徐戎亦志於伐者也特事起於魯而邀齊以爲輔耳齊自北杏以來漸已經營霸業但人心未盡服則霸事尚未專故諸侯之事猶有不爲齊主者而齊亦謙讓不遑至明年同盟于幽與之者衆宋公心服不敢當先而齊亦盡任天下之事矣○胡康侯曰按書伯禽嘗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爲魯患舊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爲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甲寅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洮杜元凱曰曹地見僖八年盟洮下於此又云魯地非也盖曹當杞魯之中耳左氏傳曰會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廵狩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詳見本年冬杞伯姬來下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氏曰陳鄭服也按是時陳鄭雖有貳心外實未叛然魯雖服而衛又不至宋桓公懼人心之未一乎齊

也故復合諸侯而爲此盟自此再推爲霸而齊桓遂
專征伐矣詳見十六年盟幽下○張洽氏曰再舉同
盟之禮以申霸令而一諸侯之心也魯宋陳鄭皆至
而衛獨不來故明年伐衛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周畿内邑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一十五里
原城是也仲字本原大夫而天子命仕於陳以爲卿
者也例見二十五年女叔來聘下○葬原仲公子友
之私事而請於君以行也魯大夫適列國者多矣未
有書其事者此獨書葬原仲何邪以私事行也凡内

大夫私事恒不書此特為公子友書也於時慶父專
掌國政與公子牙比周友必有所不合故託以葬原
仲而適陳也否則友本賢人而肯爲此哉蓋自是遂
棄官而不歸矣書此所以爲季子來歸張本耳左氏
序奔陳於子般卒之後則不知春秋書葬原仲之意
矣友與國政纔及二年而即謝事權以求遠害其亦
庶幾能潔身者歟書私事例見昭二十五年叔孫舍

如宋下

冬杞伯姬來

左氏以此爲歸寧也後儒多祖其說竊意歲一歸寧

之禮亦有不可通者蓋親迎重事諸侯猶不得越境況其夫人乎女嫁從夫則亦不得越境以寧父母矣葛覃之詩所謂歸寧父母者蓋太姒嫁於周國在渭水傍自周歸渭以寧父母乃境內也嫁於鄰國而欲歲一歸寧恐非先王以禮制情之教矣春秋於男女往來之際必書以厚別也果有歲一歸寧之禮則他女豈無可書而如此其畧邪故知夫人越境歸寧非通禮也穀梁子曰婦人既嫁不踰境踰境非禮也此說得之矣然則杞伯姬何以來乎以其國弱求與魯親故先通杞伯將朝之意耳不然事本同時伯姬何

以先夫而至邪夫春之會洮必亦爲此故也而冬又來魯其往來頻數如此伯姬非能以禮自防者矣而莊公鍾愛其女使情勝禮焉是豈所以齊家而治國哉

莒慶來逆叔姬

慶莒大夫名叔姬莊公之女杞伯姬之娣也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爲其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別也以大夫而遠來逆女禮之正乎程正叔曰親迎者迎於其所館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非惟諸侯卿大夫而下皆然蓋古者大夫無境外之交

雖親迎重事亦不敢出疆在春秋時則奉君命越近境以自逆婦者亦漸有之然必先通媒氏之言而非有所強也故凡大夫自逆恒不書必強家有強於魯而後書如蕩伯姬齊高固是也莒嘗入向取牟婁又敢以徵者盟魯公于浮來蓋崛傲之國也而慶又莒之強臣其來逆女必魯所不欲故特請於其君躬親來魯以強公必成因納幣焉而遂逆以歸如楚公子圍之入逆鄭公孫段氏也失禮甚矣不書納幣舉其重耳大夫自逆不書歸正以國君不與大夫敵公不自爲主也公羊子曰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

姓者主之是已而胡康侯以爲公自主之亦强爲之說耳

杞伯來朝

齊桓晉文霸事方盛之時諸侯無相朝者然甥婿服屬之國於義可通者亦未能盡棄也杞伯爲莊公婿且屬於魯此其所以來朝歟杞伯不能自强求庇於魯使其妻先求通問非以禮正國者矣

公會齊侯于城濮

衛自前幽受盟尋亦不服故齊要公于結盟鄄乃衛地也宋公至焉而衛獨不預其背齊可知矣故衛惠

公卒而諸侯不會其葬觀齊意也懿公嗣立棄賢慢
覇抑又甚焉但齊方以圖魯爲急於衛不暇理耳至
幽盟再同大會也而衛又撓之不可不圖矣城濮之
會盖齊以魯衛兄弟之國而使魯說之來歸也齊桓
其亦可謂能脩訓典而不急於務武者歟冀溪氏曰
幽之盟衛侯不至會于城濮謀伐衛也此說近之但
以爲謀伐則伐衛何待於三月之後而魯兵亦不從
行邪

二十有八年乙卯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　衛人及齊人戰　衛人敗

續

會城濮而衛又不至故齊伐之此可謂序成不至而有攻伐之兵矣齊稱人將卑師少也然皆以一當百之士衛必師將不足且忽齊兵而止以人當之懿公之不淑群臣之無謀於此可見書及在衛見其不能度德量力而與齊抗也戰而言伐伐而言曰急辭也齊以是日伐而直以是日與戰輕亦甚矣其敗也宜兵敗莫支而尚不知誠心輔霸之為急也不亦殆哉甫及七年而國有狄難幾至滅亡非棄霸忘危之明驗歟張洽氏曰衛嘗受盟于幽前年同盟不至伐不

服罪乃以齊來伐之日而急擊之不能敵齊節制之師而敗以衛為主罪之也不地於衛都也○按左氏衛嘗伐周立子穨至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穨也如此則事關天下之故莫有大於此者伐衛之兵乃昭二十三年晉人圍郊之類而齊又能伸大義者也然圍郊時有劉單子朝之亂經皆備書而此獨畧焉何所張本而見其為討子穨之亂哉且五大夫作亂因蘇氏奉子穨伐王不克宜如緐景王後王室亂之書亂蘇子奉子穨奔衛衛師伐周立子穨宜如尹氏立王子朝之書立鄭伯以王歸

處櫟宜如敬王居于狄泉之書居虢叔謀納王而殺子頹及五大夫則勤王討賊而春秋之所僅見者也於法尤不可以不特書求之於經例皆不合而欲掇拾傳聞之說以附益之則不惟事失本真而亦自陷於誣妄矣至謂齊侯取賂而還則桓公本為圖霸興師非規規於為利者是併霸者心事而不知也左氏之浮誇如此而謂可以盡信乎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子蘧蒢嗣是為文公

秋荆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荆之伐鄭非卿大夫帥師成行列者故以號舉左傳
稱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非也若
楚果出車六百乘則齊豈止以人救哉觀文十五年
書齊侯伐曹入其郛則伐而入門者亦當書入矣蓋
楚在當時雖湊中國而亦未敢大肆也不過縱兵殺
掠以試漸強耳○齊桓圖霸攘楚其急務也十六年
荆嘗伐鄭桓公豈不欲救哉顧其時人心未孚難以
輕舉至是幽盟再同霸圖已定乃即救之善桓公之
勤中國也止合魯宋二國者爲楚尚未可與爭畧示
威武以驅逐之而已然宋魯大國足繫諸侯觀望且

將漸次鼓舞人心耳程正叔曰齊桓霸主會望國宋王者之後此救鄭制楚之始蓋天下大勢所在○趙汸氏曰救鄭之役曷爲獨使吾君親之齊侯以吾君能師者也故伐齊救鄭皆請公自將以爲功而齊人宋人屬焉桓公可謂善用諸侯者矣

冬築郿

郿魯下邑公穀作微啟紂都朝歌時爲微子所食邑蓋在紂畿內之地也水經註曰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今按壽張故城在今縣南九十里計當尚在鄆城西南則郿邑當在鄆城西北范縣界上

與秦臺相近其地北近於齊南近於曹即濟西也而
郿秦二邑近鄆則爲魯地矣其爲此築以戎常出沒
及之欲設備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
臺則書築囿則書築郿邑而書築者胡康侯以爲創
作邑非也蓋城雖創始未有不書城者故齊履謙氏
曰臺囿曰築郿字上下疑有闕文此可謂善疑矣但
郿與秦相連之地去魯國都稍遠非可終日恣遊觀
者築郿不久而復即其近地以築秦臺果何爲乎竊
意郿邑之築本欲爲臺望遠築基已成而形勢未便
志欲改圖因遂停工未畢故不言所築耳然他日定

築秦臺蓋實本於此矣濟西見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下○胡康侯曰其志不視歳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爲也則非人君之心矣

大無麥禾

大無者汪克寛氏以爲舉國皆無是也若止倉廪之竭則猶可取給於民間不必告糴於齊矣麥謂二麥禾謂黍稷稻粱麥熟於夏禾成於秋以所收之次爲先後也黄震氏以麥禾爲一物而曰若果二物並書不應麥先於禾其説非矣大無書於冬者至冬而後公私皆盡非以有司會計所入多寡於歳杪也○是

歲未有水旱而無麥禾服虔氏曰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禾麥不成也孫明復曰土爰稼穡稼穡作甘大無麥禾土失其性也此固然矣然使素有蓄積則亦豈至此哉故何休氏曰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積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積雖遇凶災民不饑乏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而無一年之蓄良由好兵崇侈故耳使非齊與之糴幾何而不至於饑邪人君爲國而不知務農重穀節用愛人者可以鑒矣

臧孫辰告糴于齊

臧孫氏辰名是爲文仲公子彄之曾孫也鄭漁仲曰

公子彄食邑於臧因以爲氏〇不言如齊而曰告糴于齊以告糴行也非平時脩好之常矣齊霸方謀恤鄰故往告焉辰魯之貴卿也告糴而使貴卿重其事也凡遇凶災而不以民事爲急者其國恒饑告糴則急民事矣春秋以此爲救荒之切務也故書告糴者幸其不饑之辭也而桓公之不遏糴於此見矣張洽氏曰一年不熟而上下相顧無以粒民重臣自往告糴若不遇齊桓則魯之民必至轉於溝壑矣

二十有九年丙辰

春新延廐

言新者有故也廄養馬之處莊公好武欲養馬故新之新延廄常事耳何以書廄長而盡新之則非荒年所宜爲耳孫明復曰告糴矣延廄雖壞未新可也王葆氏曰養馬欲其富故馬廄謂之延延長也猶庫藏欲其有餘而謂之長府也禮凶年歲不登馬不食穀馳道不脩去冬大無麥禾而今春新延廄廄有肥馬民有饑色可謂不恤國矣穀梁傳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冬築郿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

夏鄭人侵許

許本預盟前幽特以國小與滕滑同故桓公不欲再煩耳非背齊也鄭與爲鄰何以侵之豈去年荆之伐鄭得許人以爲鄉導邪雖或有之罪不在君勿問可也方有敵國外患不能脩德睦鄰而報怨稱兵肆其侵掠豈謀國之道哉書鄭人侵許而知罪之在鄭矣○按趙鵬飛氏謂後六年楚伐鄭由失許援是以爲許因鄭侵而導楚伐鄭也恐其時齊威方振許必不敢向楚耳

秋有蜚

左氏傳曰爲災也羅端良曰負蠜今謂之蜚盤蝥好
以清旦集稻上食稻花田家率以竿作撥拾置他所
日出則散去既食稻花又其氣臭惡能熯稻使不蕃
春秋書之當由此爾○今按羅氏之說本爾雅通志
本草必舊時魯地所無至此始有而後因以爲常耳
汪克寛氏謂負蠜常有而取山海經以蜚爲獸之說
則怪亦甚矣觀蜚字從非從虫必虫之能飛者恐非
獸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叔姬之卒卒於酅也國既亡矣猶繫之紀者不以亡

故而睽婦道也不書日國亡無訃者也猶書卒者魯人聞之而往弔恩禮有加焉但未能即治其葬耳

城諸及防

杜元凱曰諸魯邑即城陽諸縣按諸即今青州府諸城縣在莒東北一百八十餘里而莒西又距魯五百餘里魯安得有此遠邑耶蓋諸乃紀邑北連高密安丘之界皆紀故地而爲齊所併者也特以諸近於莒控制爲難而酅之爲邑密邇齊都叔姬老死酅無主焉齊欲得之矣桓公賢叔姬之守義以其爲莊公之姑也而先使魯受諸以爲叔姬喪祭之備其實以諸

易鄰也故叔姬方卒魯即城之而霸者之假仁因可
見矣其不稱齊人歸諸者魯往受之而齊不使人歸
也不稱魯取者非以力得也城遠邑不稱帥師者齊
所欲與無他慮也城而及防兼制之術也蓋防魯故
邑也防在鄆西亦近於莒乘齊善意因舊制新而諸
不敢叛矣不然則諸在莒卧榻之内必不欲人鼾睡
而越境以造新邑亦豈魯人形勢之便哉且防在齊
南魯北境上因得以備齊耳防詳見襄十七年齊高
固圍防下○及者有別之辭城邑而書及別新舊也
其序則以經始之先後爲差耳

三十年丁巳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成魯北鄙地詳見桓三年會郕下○幽之再盟莊公雖已服齊而從會從救矣然心猶有疑聞齊將出師不知其為鄣故也故次于成以待之可以見齊霸之信未能遽孚於天下而魯莊交鄰之不誠經世之無志亦可見矣或曰欲救鄣而不能或曰為齊聲援皆非也

秋七月齊人降鄣

鄣姜姓國或曰齊太公支孫封於鄣後漢志東平國無鹽有章城註以為齊所取之鄣水經註以為在無鹽城東北五十里者也按無鹽城在今東平州東三十里杜元凱以為紀附庸國紀距東平遠絶不應有附庸在此况紀滅已久安得尚存附庸於越境之地哉蓋本小國在遂西而北鄰於齊者也○降者脅服之辭凡使其國服已者則曰降收之以為己邑者則曰取降止是服其人使歸己耳取則有其地而收其貢賦矣啖叔佐曰凡服從內附曰降○家鉉翁氏曰齊魯圍郕郕降于齊師降於力旣屈之後齊人降鄣

畏威而降降於兵未加之前胡康侯曰春秋之法扶
弱抑強明道義也霸者之政以強臨弱急事功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紀叔姬卒八月矣無與治葬者至是魯人特往葬之
其書日日由魯定也叔姬以亡國遺嫠死無所主而
葬事克襄不委溝壑亦可見節義之能感人矣〇胡
康侯曰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紀侯既卒不
歸宗國而歸于酅所謂秉節守義不以亡故而睽婦
道者也故繫之於紀而録其卒葬先儒謂賢而得書
是也賢而得書所以爲後世勸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皷用牲于社

說見二十五年日食下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杜元凱曰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濟蓋魯地據魯濟今爲濟寧州鉅野縣之地魯濟之西謂之濟西而在東阿以北者即齊濟矣詳見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下〇按左氏曰謀山戎也夫山戎之伐齊謀先定魯何預力焉蓋魯濟之謀魯自謀戎也魯濟之西即爲濟西其地近徐州之戎而三臺備戎之議定於此矣以遇禮行者簡畧不煩則機易

寇耳

齊人伐山戎

山戎即古無終也故杜元凱於襄四年昭元年皆註云無終山戎而此獨以山戎為北戎是不知北戎別一種也說見僖十年伐北戎下無終在今順天府薊州遵化縣地漢志右北平有無終縣趙鴻飛氏所謂山戎在舜之營州古孤竹國之地東距遼北距燕者是已自此至永平府皆山戎也在燕之東未見其為患中國若邊境尋常寇盜則或有之何足遠征乎蓋齊桓無因而伐託以病燕為辭也伐山戎非齊所急

特爲諸侯尚多未服欲立奇功以恐動中國耳其稱人將畀師少也亦以示兵精而不勞餘力之意則諸侯將必懼焉此霸者以力服人之計也

三十有一年㦲

春築臺于郎

四方而高曰臺築三臺所以備戎也魯與戎鄰懼其爲患故欲爲臺望敵如後世墩臺看家樓之類耳戎在魯南界其南爲宋其西爲曹其東則遠合於徐之道也郎近宋秦在西近曹薛在東近徐皆相屬於魯之南鄙者也三臺築而可以察戎之出沒矣此築必

自魯濟受於齊桓者然徒恃崇侈以防虞而不脩德政此豈爲國之本哉○何休氏曰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爲也胡康侯曰去國築臺於遠而不緣占候是爲遊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此其爲說正矣但築臺之本意則非專爲遊觀耳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薛界宋郳之間地爲所侵而國日以削故隱公末年因朝訴魯然猶稱侯爵也自是降侯稱伯而遂服屬於宋矣何以知其然邪蓋自桓至宣薛不復來朝無

事可見雖齊桓之世亦未嘗與諸侯會盟則以屬宋故耳又凡附庸小國不敢遊於大邦屬他國者多不訃喪本屬雖訃喪而弔喪之禮亦畧此其所以不見於經也今薛伯之卒不日則不訃者也何爲亦書其卒乎魯往弔也薛爲宋屬與魯無交焉而魯人弔之豈眞盡喪紀哉蓋魯方將築臺故欲因弔示恩而求薛割近魯南界之地耳上書薛伯卒下書築臺于薛而義自見矣○今按薛即近常之地魯須有居常之語鄭玄氏曰常或作嘗在薛之旁莊公築臺于薛是也六國時孟嘗食邑於薛又漢地理志魯國薛縣註

引皇覽曰孟嘗君冢在城東北邉則其地當在魯之東南界也蓋常近於薛薛弱必不敢侵意者先世與魯易地至是魯欲築臺始言故地尚未盡復而詩人以居常復宇頌僖公耳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戎捷即山戎之捷也捷者因俘也以因俘見是爲獻捷諸侯相遺則當曰遺獻者下奉上之辭也齊侯親來卑辭尊魯故據其所稱之實而謂之獻蓋桓公因魯人未肯心服故以伐山戎之捷親來致獻以示不勞諸侯之力而成外徼之功名雖下魯其實所以威

魯也莊公常懼徐戎爲患方與齊謀魯濟而桓公即使人立功山戎出魯不意夫山戎之強豈徐戎所能比哉而得捷如此其易魯雖服齊未誠亦不能不震懾矣○左氏傳曰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秋築臺于秦

秦在魯西境蓋濟西地也後漢書東郡范縣有秦亭註云在縣西北鄭漁仲曰魯有秦氏居於秦邑濮州范縣北舊秦亭是其地也考之水經註范在故鄆城東北秦在范縣西北自鄆城東北至范縣西北秦亭

南皆濟濮枝渠所經則知桼近於鄆矣餘見二十八年築郿下

冬不雨

冬之三月不雨而不書旱不為災也故公羊子以為記異何休氏曰異者不害物也害物則為旱災矣義見文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下○王樵氏曰春秋書不雨者常暘之徵然及月者書月及時者書時再歷時者書累月令曰冬不雨則一時無雨矣周之冬夏之八九十月也當是時穀已成實閔時不雨雖未甚害亦見陰陽不調為嗣歲之災也故特書

之

三十有二年杞

春城小穀

魯猶懼齊未能深信故又城小穀以備之○孫明復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按杜元凱以小穀爲齊邑爲管仲城之則何爲不繫之齊而以内辭書邪故胡宏氏曰孫魯人也而終身學春秋其攷此詳矣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杜元凱曰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蓋在今兖州府金鄉縣界内即宋緡邑之西界也齊桓有志攘楚而

中國諸侯尚多未服魯以周公之後人望所歸齊常降心求魯而魯終懷疑故成之次防與小穀之城皆不忘備齊蓋桓公滅譚滅遂降鄣之事足以使人畏也自會鄄以來惟宋從齊最固無役不從故就梁丘之地而託宋致魯若不期而會者且私推尊之以示容厚之意魯服而諸侯之信可孚此桓公之志也亦可謂善糾合矣○趙鵬飛氏曰桓公賴宋爲多北杏之會宋人一判則諸侯首鼠齊兵再伐而後得之既得之則再會于鄄以堅其心又爲之伐郳以悅其意自非大盟會大征伐齊不敢先之必推之以爲主所

以爲諸侯之倡而就霸功也張洽氏曰齊侯不以霸主自居以梁丘近宋而先之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牙慶父同母弟莊公之庶弟也是爲僖叔以其桓公之子故後世列爲三桓牙爲卿矣故稱公子書卒加恩禮也卒書日死於位也例見隱八年無駭卒下○左氏傳曰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而卒立叔孫氏公羊傳曰殺也殺則曷爲不言刺

爲季子諱殺也然則善之與曰然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不直誅而酖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今按二傳之說皆非也牙果有罪而以國法殺之則當如成公刺公子偃之例書刺公子牙矣若季友仗義而自殺之則當如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之例書公子友刺公子牙矣殺而書卒是沒其實也何所據而見友之善處變邪是春秋之作特使後人猜謎耳且以事勢論之牙亦有不易殺者蓋慶父掌兵三十餘年其植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用物弘矣而牙與爲黨將擁立焉必聲勢相倚者也友以季弟得政

未專烏得而殺之忍以死且無後之言恐之飲酖牙其肯飲乎萬一飲酖而死則季友必先及禍而慶父之變亦豈待於立子般之後哉況此時友已出避於陳矣故牙之卒直自卒耳非酖殺也汪克寬氏引或謂牙乃叔孫氏之祖其卒距公薨時尚一月苟以是誅牙則慶父何爲尚執國柄且書法全不寓微意牙實自卒一條其說本是但後儒狃於舊聞而不察耳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曰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趙伯循曰公必薨於正寢以

就公卿也大位姧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若蔽於隱是使小人女子得行其志也○莊公精射能狃戰勝晚年大興工作此有好大喜功之志者也然憒於大義暱於私情母子兄弟之間多不能斷防踈宫壼而禍隱蕭墻矣非遇齊桓寛大不計舊嫌幾何而不辱身危國哉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按杜元凱曰子般莊公太子孫明復仍之如此則嫡出也其說亦有相抵牾者世安有嫡子已立爲太子而復問後於叔牙反留情於慶父者邪其不近人情

甚矣此無稽之臆說也且莊公之娶至此九年子般
雖非嫡出長亦可君奚必爲太子哉左氏又以子般
爲孟任所生則益非矣孟任割臂盟公本由苟合魯
人必不遽立其子爲君何也以僖公爲閔公之兄知
之夫僖公爲閔公之兄則未立閔公之時當先立僖
公矣而魯之定君必立閔公者蓋僖公之生在哀姜
未娶之先其母成風微賤而名義不正如孟任然則
人不服故不得立子般與閔公皆一娶九女中之媵
所出也故順其長幼之次而先立之若孟任所生而
以之先立何以服慶父之心哉及閔公旣弑莊公別

無應立之子矣而慶父又得罪莫能覬覦然後求僖公而立之此於人情事勢乃爲安耳子般之立本非慶父所欲但於次爲正不得不以爲君未敢遽弑也

凡魯君未踰年而遇弑者以不日見之如文公時子卒是已子般日卒與襄公時子野同其非見弑明矣然則左氏謂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者豈足信哉○公羊傳曰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胡康侯曰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臣

民之心也今按既葬不名之說義亦難通如僖公成公之葬皆在嗣君即位稱公之後曷嘗以其未葬而稱名哉蓋未踰年稱子卒則稱名以別於踰年之君乃常例耳故齊履謙氏曰子卒不名闕文也

公子慶父如齊

慶父如齊以閔公幼弱無寵於哀姜欲謀自立也齊桓不肯曲狥而聽魯竟立閔公此可見桓公知義不欲以私意專制諸侯之事也胡康侯以爲書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非也是時桓公主霸方以大義正天下觀他日哀姜預聞子弑猶不敢如齊

而卒因討縊亦可見矣慶父既弑子般豈敢公然如
齊以犯桓公之討乎故子般之卒非慶父弑也乃自
卒耳

狄伐邢

狄在中山以南連亘鉅鹿之墟中山者今直隸真定
府定州鉅鹿者今直隸順德府平鄉縣在衛之北而
邢又當其東北二面之衝者也詳見昭十二年晉伐
鮮虞下○邢姬姓侯爵國周公庶子所封杜元凱曰
國在廣平襄國縣即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也至僖
元年始遷夷儀或以為邢初封邢丘遷於襄國非也

蓋邢丘畿內地名而邢則畿外國名也詳見襄八年會于邢丘下○狄之爲國其西南則邢衛矣其東北則冀燕也冀封堯後燕封召公本皆衣冠之會而狄得雜處其間必緣後世安插降夷使親王化而周綱不振中國衰微則闢土漸廣而肆行無忌耳○汪克寬氏曰此狄入伐之始許翰氏曰春秋戎先見荆次之狄次之而荆暴於戎狄又暴於荆戎狄荆楚交侵中夏使無齊桓攘定之豈復有中國哉愚謂戎狄雖暴皆不若楚之欲圖中國也然則中國之可憂者惟楚爲甚矣

春秋私考卷之九 終